

半 熟

王太生

“花褪残红青杏小。燕子飞时，绿水人家绕。”花信风过后，叶片渐稠，枝上已有小青果，那些细小青涩的果子，毛茸茸，懵懂而羞涩，似有一股初生牛犊的犟劲，又有经历几番春风春雨的不服输，这样的状态，是半熟。

一朵花被风吹去，结一颗小青果，花褪青杏小，青青嫩嫩的小杏果，咬一只，涩涩的，有一丝清甜，才是半熟。

浅夏，有好多东西半生半熟，它们介于生与熟之间。

小圆杏，半熟。小圆杏表皮有一层绒毛，它们累累挨挨，挤在一起，有些从树上垂挂下来，额头已有一点腮红，这样的熟，慢慢在濡染、扩大。去岁，我在野外发现一丛杏树，美美地品尝了一个季节的小圆杏；今岁，来得早，小杏儿才半熟。

枇杷，半熟。一株枇杷树最唯美的姿势，是树枝一半在墙头上，果子缀满其间，青青绿绿，虽然是冬天开花，它们也才是半熟，没有谁愿意去咬上一口，只有等到蚕老枇杷黄，蚕老了，走向生命的终结，枇杷才熟。在一根枝上，高低错落的小枇杷，被初夏的风点染，青绿褪去，澄黄漫来，半熟的状态，惹人喜爱。

小青桃，半熟。半熟的小青桃在路边见得最多，它们缀在树上，此时已有鸟雀啄食，鸟啄食后，发现它半熟，于是小爪前推，丢桃而去。

无花果，半熟。谷雨后的第一拨无花果，已经无声地点缀在树枝上。半熟的无花果，表面的青，是一种草青，漂亮却不妩媚，捏起来手感是硬的，散发淡淡果香味。

桑葚，半熟。河边一棵桑葚树，像被人遗忘了的草木土著，谷雨四月天，桑葚还是青的，嫩青，渐渐地，就青中泛红，像邻家小女孩的羞涩。尝鲜的人，抢先搞一颗，放在嘴里，酸酸的，有一丝青气。

麦子，半熟。麦子的青芒是旺盛的，只有到了小满节气，布谷啼鸣，麦子们才渐渐变黄，变熟，大地微黄，麦子才熟。

半熟之美，在于它青涩，有着生命之初的朝气与光鲜。在视觉上给人是愉悦的，在味觉上生涩，心理体验过程中，表现得一种迫不及待。

一朵花，跟一只果，在幽幽青绿光影中半熟。

那么，一个人在几十年的光阴中，到底于何时半熟——这样的人生四月天，风和日丽的至美时刻。

应该在三十至四十岁之间。

有人说，半熟有着寻找自身生命方向的刹那体悟，亦是人生哲学的阶段表述。质朴静美的状态，以简单包容复杂，以天真启示世故，溢散人生“半熟”之美。

先智先觉是早熟，后智后觉是晚熟，不早不晚是半熟。

有的文人，文章十分，性情半熟。

“竹林七贤”之一阮籍，酒后动不动就哭，而且哭得非常伤心，看上去有点痴痴癫癫、神经兮兮。《晋书阮籍传》有这样一段描述，“时率意独驾，不由径路，车迹所穷，辄恸哭而返。”哭什么呢？哭自己喝醉了，信马由缰迷了路。

有的文人天真，过了40岁，还是半熟。

民国文人黄侃，对自己的学问十分自负，与人讨论时，若有观点不合者，大怒之下常持刀杖相向，然而他又外焦里嫩，有“三怕”：一怕兵、二怕狗、三怕雷，其中怕雷怕到“蜷踞桌下”。

他在北大上课时，有次突然停下来对学生说，“这段古书后面藏着一个绝大的秘密，想知道么？……对不起，就凭北大这点薪水不值得讲，要听，饭馆请！”黄老师对薪酬不满，这在今天可以选择跳槽，然而他又舍不得丢下这份饭碗，有牢骚只能对学生讲。

半熟，一半是世故，一半是天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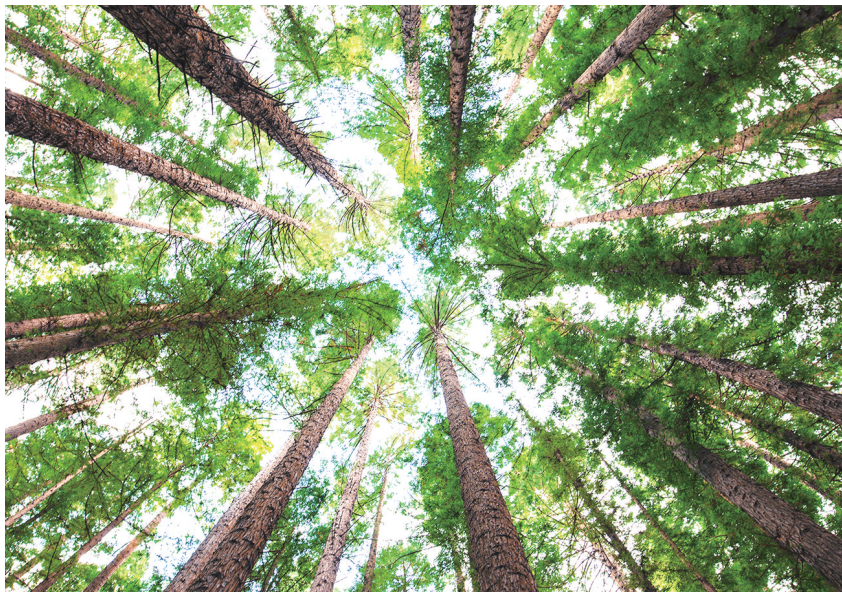
回忆我的半熟岁月，喜欢在旧书籍中骑马穿行，想遇见侠客和美人。侠客浪迹江湖，豪饮大笑。埂道如绳，船夫躬腰拉纤，我骑在马背上，沿一条大河，望见船尾有个美人，临水浣衣，双眸清亮，笑靥如花，扎两根长辫，晃动的身影，如翠鸟，一闪而去……

我还愿意去老轮船码头拜见从前的旧旅人，那些男人、女人，高身挑、矮个头，胖人、瘦人，老长者、年轻人……撑着油纸伞，拎着旧皮箱，在天青色里走远。

那时候，爱听别人的当面溢美与表面尊敬，传达出一个人的不熟，或者半熟。

这世界有许多美好状态，半熟是其中一种。果子将熟未熟，有些生硬，却是酸甜爽脆。林语堂说，“看破浮生过半，半边受用无边。饮酒半酣正好；花开半时偏妍。”

其实，对一个人而言，不熟，陷入幼稚和简单；太熟，过于圆滑与世故；半熟，也许刚刚好。



草木深 李海波 摄

油亮的光芒

路来森

有一种劳动，叫体力劳动；有一种水，叫汗水。

汗水，是从体力劳动者的身体内流出的，汗水里有体力劳动者身体的油，因此，汗水洗涤过的皮肤，就散发着油亮的光芒。

如果，你见过农人在田间的劳作，特别是夏日，你就知道，一位农人在劳作的过程中，会流淌出多少汗水。

一人，一锄，农人在田间锄草、耘田。

一把锄，铲入土地中，身体弯曲，与地面形成一种近乎平行的姿态，然后，前腿弓，后腿蹬，握着锄把的双手，用力一拉，一锄草就拉完了。如此往复地劳作着，一段时间之后，汗水，便涔涔地从身体的各个部位流出来了。于是，农人只好起身，顺手从脖颈上取下搭着的毛巾，在脸上擦一阵，然后，抬起头，用迷离的双眼，望望天空，望望空中悬着的那颗火辣辣的太阳。甫一低头，重新投入锄地的工作，汗水，就又顺着脸颊留下来了，而且，是流个不停，流个不停……整个劳动的过程，就是一个汗水不断流淌的过程——“汗滴禾下土，粒粒皆辛苦”，一位农人，对此，是最有体会的了。

日复一日，农人的脸，就这样被太阳晒着，就这样被自己的汗水洗礼着，于是，一张脸，就变黑了，变油了，变亮了。那种黑，是一种油油的黑；那份亮，是一种油油的亮；那张脸，就散溢出一种油亮的光芒。

1980年，画家罗中立创作的特大号肖像画——《父亲》，获“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”一等奖，震撼当时画坛。

而当我读到这幅油画的时候，也彻底被震撼了：血管暴突的一只手，端着一碗水，手指，看上去是那样的粗糙、僵硬；一张脸，布满了层叠的皱纹，沟沟道道，仿佛有汗水正在渗出，那张脸，黑而厚，散发着油亮的光芒；一双眼睛，平视着前方，淡漠表情下，内蕴着一种泥土般的沉厚、一种筋骨般的刚毅。

这是一张典型的传统老农的脸。就是这张脸，终日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经过太阳的暴晒，经过大

地的炙烤，经过风的吹、雨的淋；融进了太阳的色彩，融进了泥土的色彩，融进了白天的色彩，也融进了黑夜的色彩。于是，形成了一张黑红黑红的脸，一张散发着油亮的光芒的脸——那是一张我们共同的“父亲”的脸。

而真正传统的老农，还一个劳动的习惯——裸背——当然是多在夏、秋季节。

裸背劳作，或许是出于两种原因：一是贫穷，二是习惯。那些年代，农家日子贫穷，男人夏日里一般只有一件衬衫，一件白色粗布做成的汗衫，舍不得穿，更舍不得终日被汗水浸泡，至腐烂，所以，裸背劳动，就成为了一种必然。然则，多年之后，我认为，裸背对于农人来说，更重要的，似乎还是一种“习惯”：裸背虽然晒得很，但却凉快，况且日晒久了、习惯了，也就不怕晒了。

日久之下，一张裸背，就被晒黑了，晒得黑黝黝的，油光发亮。

夏日在田间劳作，汗水在脊背上堆积，大滴大滴的汗珠，珠玉般在脊背上滚动、流淌，仿佛有无数个太阳在脊背上起舞，黑黝黝的脊背，竟然散发出熠熠的光芒。反射出太阳，映照出田野的葱绿的庄稼——一张裸背，与大自然浑然一体了。

黄昏，从田间劳动归来。妻子打一盆清水，为丈夫冲凉脊背，那水冲到脊背上，才发现脊背竟然是脱水的——只因脊背的那份油亮。

晚饭之后，月朗星稀，农人拿上一只脚凳，坐在月光下纳凉。月光照在脊背上，月光亮亮的，脊背也亮亮的，能映出空中的那颗大月亮，也能映出田野中摇曳的庄稼，还有村口吹过的风，纳凉人月下的私语……此时，裸背，乐如笑颜。

而对于自己淌过的汗水，农人并不以为苦，因为他们明白：汗水的流淌，就是一种力量的流淌，也是一种灌溉——对农田的灌溉，对心田的灌溉。而自己汗水的光芒，则能照见劳动的成果，照见收获的喜悦；照见天空、大地，照见希望，和未來。

